

绿阶读书文丛

一枕书声

姜 威

《姜书威酒》胡洪侠序、《喜筵上证婚人
“讲话”》李松樟序、《合生态的活法》
包临轩序、作者弁言、人生真乃意味深长、
范用先生二三事、来燕榭主人、

琅嬛福地任徘徊、剑气箫心、怪杰新飞
、与书同归、冷月葬诗魂、《陈寅恪的
最后20年》补遗、吴宓与陈寅恪、大学
者的“小”心态、吴宓求见邓小平



历史的玩笑、陈石遗：诗与人俱老矣、
郑孝胥：从此一文不值矣、王闿运：理想破灭之后、黄秋岳：卿本佳人、梁鸿志：
从俊彦到巨奸、哲子兄弟、江叔海：无所不知亦一无所知、费行简：月
日以公难矣哉、猥语与圣贤经典、广嗣之术与黄赤……

大象出版社

绿阶读书文丛

一枕书

姜 威

大象出版社

一枕书声(绿阶读书文丛)

YIZHEN SHUSHENG

著 者 姜 威

特约编辑 王丹方

责任编辑 佳 言

责任校对 魏巧英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 码 45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5.375 印张

字 数 128 千字 插页 6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7.65 元

书 号 ISBN7-5347-2178-4/I·89

绿满窗前草不除

——策划者说

散文随笔热，至今已经很有些年头了。这中间，曾多次读到有关文章，预测这种繁荣终将走向式微。但直至今日，尚未看到降温的迹象。这其实并不难索解：作为一种最直接地抒发对于生命、生活的感悟的文体，它怎么可能会过时、会没有读者了呢？既然对于作者，感悟是随时随地出现的，必欲一吐而后快，而对于读者，又希望通过他人心血凝结的文字，印证自己的生命感受，获得纾解或启发。

这个话题不妨留给专家们去探讨吧。一个鲜明的事实是，作为其中一个主要类别的读书随笔，几年来的行情却是日益看好。刊登这类文章的报刊如雨后天春笋，结集出版的书籍也渐呈乱花迷眼，成为书林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无疑可喜可贺。它除了反映了出版业的兴旺，更标示着读

书风气的壮大。在物欲汹汹、人心浮躁的今天，读书热势必会成为一种匡正的力量，在春雨润物般的潜移默化中，帮助人们校正生命的航向，感受精神的无穷魅力，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体味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而不会轻易被时尚裹挟。

作为一种文体，读书随笔也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和优势。相对一般的随笔文字，它更多是围绕一本书或一类书展开话题，较之某些泛泛的抒情或议论，因为有所傍依而减少了空疏，显得更为切实可触。同时，一本书在茫茫书海里被选中，被阅读，并且读后意犹未尽，必待诉诸文字而稍安，一定是因为书里的内容拨动了阅读者感受的琴弦，引发了他的共鸣。那么，这样的文字，就不会是仅仅局限于复述、阐述原书，而是处处结合了作者自己的所感所思，浸润了他的心性魂魄，读后分明会感觉到作者的脉跃。乍看谈论的是人家的书，其实表达的完全是自家心意。再者，和一般的书评不同，它并不担负对书籍作系统评论的任务，而完全从作者的喜好出发，这就使得在写法上大可随意，既可天马行空洋洋洒洒，亦可择其一点不及其余，舒卷自如，有流水行云之妙。另外，它的清醒的文体意识，对语言的强调，也使其避免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弊病。总之，散文的诸要素，情感、智性、文笔、趣味，在这一文体中都能得到良好的发育，其中的优秀作品，跻身最杰出的散文之列亦毫不逊色。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长之处，才使得随笔园囿中的这丛佳木，发育得如此葳蕤，成为一处独特的风景。

作为这一文体的爱好者兼习作者，策划一套读书随笔丛书，给这片动人的风景增添一抹色彩，是我心中萦系已久的愿望。感谢姜威、云飞、凸凹、江滨诸兄慨然加入，为原本模糊的轮廓填充了真实、丰满的血肉，也使我借此机缘忝列其间。他们在这一领域皆有不凡的建树，拥有各自的一份广阔和纵深。这一点，读者诸君经由各呈异彩的文字，自会获得生动的印象，无须我作蛇足之言。更感谢大象出版社的领导，没有他们的热情扶持，这个构想是相当长时间内怕仍会是纸上谈兵。

古代诗词中，习惯于以景物烘托心境。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一篇著名的《陋室铭》，其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二句，尤为后世激赏，缘因其出色地表达了“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的精神生活的无限情趣。宋元之际，有位诗人写过《四时读书乐》一诗，亦可谓写尽了那种悠然陶然的心境，读来令人不忍释卷。其中“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一句，更是屡屡被援引。一册在握，展读之间，仿佛在赴一次精神的华宴，读到沉醉处，灵魂中的欢悦与外面葱茏的绿意相融相映，物我两忘。这般情形，堪称人生的至福，真是“怎一个乐字了得”！这套文丛的作者，都是真正的爱书人，对于这种境界，不用说是十分向往和会意的。几位作者年龄都在三十五岁上下，照今日宽松的标准看，尚属青年。按已被用得熟滥的将年龄比附四季的方式，对应的大致正是春夏之际、满目尽皆绿色的日子。那么，用阶下湿润的青苔，或窗前蓬勃的青草，来比喻这个年龄的文字，那一种情感和智慧的记录和摹写，该

不会被看作是十分牵强。它们也许不够老到，偏执失当之处也时常可见，但可贵的是，它们率直坦诚，不假伪饰，字里行间，带着一种灵魂的律动，散发着一股生命的热度，都使人联想到阶前窗外的那一派新绿。

另外，这个年龄的人，虽然相比他们的许多上山下乡的兄弟姐妹幸运，接受了系统的高等教育，但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精神人格长成的关键时期，却曾普遍地面对一片荒芜。因此，由于这种难以挽补的损失，他们尽管有求知的热忱，良好的吸纳力，孜孜不倦的努力，但按高的标准要求，无论其知识视野，还是学殖功力，尚有不少的缺欠。而在人类博大精深的文化创造面前，又有什么理由浅尝辄止，效井底之蛙的沾沾自喜，或夜郎国人的妄自尊大？在人类智慧的汪洋大海面前，每个人都应该是庄子笔下望洋兴叹的河伯，对于志存高远的他们，自然更会保持一份心性的谦逊。高尔基讲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于丛书的作者们，读书，写作，正是朝着精神的殿堂拾级而上的过程，这些文字，则是他们攀爬时留下的脚印。那么，用“绿阶”二字统领这套文丛，不独是抒发对读书生活的无限心仪，更是表达对作者们的殷切期待，希望他们不懈迈进，尽早升堂入室，窥见精神的堂奥。

愿我们以此共勉。

彭程

一九九七年岁末

目 录

- 1 姜书威酒(胡洪侠)
- 7 喜筵上证婚人的“讲话”(李松樟)
- 12 合生态的活法(包临轩)
- 16 作者弁言

■ 缥缈孤鸿

- 19 人生真乃意味深长
- 24 范用先生二三事
- 28 来燕榭主人
- 30 琅嬛福地任徘徊
- 34 剑气箫心
- 40 怪杰靳飞
- 44 与书同归
- 46 冷月葬诗魂

■ 大师小识

- 51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补遗
- 55 吴宓与陈寅恪

59 大学者的“小”心态

61 吴宓求见邓小平

63 历史的玩笑

《石语》读札

67 陈石遗：诗与人俱老矣

69 郑孝胥：从此一文不值矣

72 王闾运：理想破灭之后

75 黄秋岳：卿本佳人

78 梁鸿志：从俊彦到巨奸

80 哲子兄弟

82 江叔海：无所不知亦一无所知

83 费行简：月旦以公难矣哉

猥语疏记

87 猥语与圣贤经典

89 广嗣之术与黄赤之道

91 洩冶被杀与武后纳谏

93 人性与兽性

96 文人的态度

99 猥语的魔力

雾里看花

103 坏蛋与好诗

- 105 从牧斋到知堂
107 郭沫若的“争座位”帖
109 妙文两则
111 文化老人颂红妆
113 “吃啥补啥”与“精神艾滋”
115 “何物千年怒若潮”
118 文化巨人的隐忧
122 挑灯夜读昆德拉
124 西山娟碧晚来鲜
126 且随王蒙梦“红楼”
128 诗化哲学的辉煌峰巅
130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132 故国平居有所思
134 我读《萧乾传》
136 想起了爱丽园
139 同是颜真卿，两个内宇宙
141 感动于《常常感动》

■ 小子自道

- 145 情到深处人丰富
147 毁书记
151 理应诗意地安居
154 活回本色

157 呼唤深圳的声音

160 书迷打赌 (姚敏苏)

姜 书 威 酒

——序姜威《一枕书声》

胡 洪 侠

。 我喜欢序跋文字，在许多场合，都发过甘愿为人写序的“启事”，惹得几位有可能出书的朋友又怜又乐，安慰不迭：“别急，出书时一定请你写序。”只可惜，他们始终也没写成书。连累得“胡序”们也锁在深闺，作白头宫女式的长叹。

谢天谢地，姜威要出书了！

窃以为，序有三种：一为“人本”，重在论人，“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不可，所以论；二为“文本”，重在说文，“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格”，不说文亦不可；三为“无本”，重在应酬，“无可奈何序写成”，其实有无此序都一样。为姜威写序，我不免左右开弓，“人”、“文”兼论，标本兼治，管他有没有病。这实在是因为我舍不得“应酬”：机会难得，求之多年才得，如写成“无本之序”，既对不起姜威的“有本之书”，更拂了自己的“爱眉”之意，此等损人不利己之事，只有官场人物才肯干。

姜威此人，认识他容易，因他交际甚广；与他相熟也不难，因他是酒中豪杰，三巡过后，关系就由“泥”变“铁”；然与他相知，却很难。很有一些人，读了姜威之文，又见了姜威其人，然后不解：这样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文？原因其实再正常不过：你根本不知其人。你所见“这样的人”，不过是其表象或侧面而已。

我与姜威相交已五年多，始于书和酒，继之于书和酒，书和酒正可代表姜威性格的两面：书性与酒性。姜威爱书、读书、藏书，其情怀之深，渊源之独特，非一般爱书人所能解。姜威小时候的性格，似乎“酒性”偏多，调皮捣蛋的事情一定不少，不然怎么从楼梯上滚下来？这一滚，滚成颈椎骨坏死性结核，颈以下高位截瘫，缠绵于病床达六年之久。人常说“如花少年”，如果少年之花竟然是开放在病床上，情何以堪，青春何以堪！窗外嬉戏喧哗，远处书声朗朗，而姜威仰卧在床，除了眼珠，全身几无能动之处。慈母本为教师，此时一面延医求药，一面教书育子，个中艰辛，难以备述。

也正因此，书，扮作一个特殊角色，进入了姜威的生活。对与他同龄的少年而言，书是课本，是考试的依据，是升学的阶梯；然而对姜威来说，书是良药，是挚友，是病床生活的一部分，是驱除孤独寂寞的希望。姜威比一般人更早地触摸到了书的本性，他没有经过把书当做求学求职工具的阶段，他一步迈入了书的趣味之中，直接领悟了纯粹意义上的读书真味。我们这些人，要等把一串的毕业证都拿到手后，才会渐渐懂得读书是怎么回事。《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类，姜威是在病床上倒背如流的，这就是他今天为什

么如此喜欢古典文学的原因，也是他文章中“文白并美”风格的源头。

从此，书成了姜威生活中内在的东西：他爱书，不为时髦；读书，不为谋生；藏书，不为获利；写书，不为职称。书对于他，是生命一样的存在；而他之爱书，实在是爱生活，爱生命，爱自己。

大概快到二十岁，名医治好了他的病。他又和常人一样了，只是脖子转起来不如别人灵便。离开病床离开药，他注定再也离不开书。他几乎是先在书的世界沉潜数年，才又回到人的世界中来。了解这一点，对知其人与文至关重要。

姜威藏书近万，最难得是多而不滥。求学期间，他幸而结识懂书藏书的方家（如陶诚、杨庆辰、吴黛英、李庆西），见识大长，聚书起点甚高，对此，我深有感触。我与姜威同龄，虽也性喜聚书，但论懂书之早，知趣之深，远不及他。记得他第一次到我书房，口衔香烟沿“书墙”巡视一遍，久不作声，最后点点头，像医生诊断病情似的，说：“书品还可以。”我心不服，认为评价可再高些；日后到他书房，才知道他真有资格说这句话。认识姜威，是我聚书生涯中一大快事，我连问带偷，从他那儿学得东西不少。

姜威爱书，趣闻多多，难以胜记。在哈尔滨时，他一时兴起，为每一本书穿上自制的衣服，结果书墙变成牛皮纸墙，有些书还伤了皮肤，以至后来难以复原，令他后悔不迭。他不大能容忍别人有的好书他没有，有时就忍不住施展身手，“顺走”一本；一旦发现“失手”，他倒能让书物归原主，还

遗憾地承认“窃错”了。他喜欢自己动手修补书籍，一些古旧书在他手中竟能旧貌换新颜。他平日在家不理家务，“横草不拿，竖草不拈”，“做”起书来，却手脚灵便，乐此不疲。他还喜欢赠书，自己看中的书一买数本，分赠好友；闻别人欲求某书而不得，他肯多加留意，一旦撞上，必买回相赠——并不白白送你，扉页上必“雁过留声”，让你捧腹还嫌不够热闹，又在右下方加盖一篆章，印文为“未能免俗”。

说到“未能免俗”，就说到姜威“酒性”的一面。倘若他的“书性”是爱，是痴，是追忆，是珍惜，是深藏的自己，是挡不住的趣味，是正才加歪才加文才；那么，他的“酒性”便是美，是迷，是梦幻，是率真，是外露的性情，是躲不掉的醉意，是豪放加粗放加狂放。酒徒未必爱书，书虫却多爱酒。书虫吃书吃得闷了，须有酒来消解，读书读得悟了，更须有酒来助兴。这几句话算不算至理名言，我不知道，但用在姜威和我身上大致不差。

“酒性”的姜威，挣扎在生活的另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很大、很杂、很乱，姜威周旋于其间，往往心非所愿，力不能任，但又势不能已，无可奈何。其实他交际的能力并不高，耐性也不强，但偏偏要交际，要忍耐；其实他的酒量也不大，但往往非得喝，非得醉；其实他不缺钱花，但又得去奔波，去拼打。在姜威的生活中，书是一个巨大的稳定因素。在书房里，他貌似君王，雄踞城中，神游古今，指点江山。时而笔润墨池，写打油诗数首；时而心有所感，撰读后感几篇。“书性”的姜威过这种生活游刃有余。然“酒性”的姜威则必须手握手提，走出书房，游出

书海，潜回人海。有些有趣的朋友需要见面，更有些无聊的事情需要处理。他像一个一天打几份工的人，兼的差事很重，生活常常是反客为主。他的“酒性”，把他生存中的种种硬本事和生活中的种种不适应都照得透明透亮，且东倒西歪。

姜威性情之率真，异乎常人，这是他做人的本色，也是他为文的初衷。他尊敬谁，就真的尊敬，情出内心，发而为文；看不惯的事，也直抒胸臆，决不躲躲闪闪，含糊其辞。他心仪近现代史上的诸位大师（陈寅恪等），读书朝那方向走者居多；为文多有狂浪放肆之处，嬉笑怒骂，自嘲嘲人。这也与他做人的率真与自嘲风格有关，率真很难，自嘲也不易，没点大气的自信与健全的心智，率真很容易成为矫情，自嘲也往往沦为蹩脚的“自我表扬”。

书中多半文字都曾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登载过，其余各篇也不陌生。所以此书没出，我实际已将它读完，文章的内容，读者看后即知，用不着我在这里喋喋，有些文章以外的事，似有必要在此说说。

首先，书中有几篇是以见报稿为底本交出版社的，但当初这些文章大部分或多或少删改过（原因当然众所周知），不知为何姜威不用原稿付梓（莫非是被我搞丢了？）；其次，《与书同归》一文曾经反响不小，据我所知，此文是首次披露刘盼遂教授“文革”中惨死实情的；第三，《〈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补遗》一文在“文化广场”发表后，京沪间都有反响，认为价值不小，但也引起一些争议；第四，《石语》读札一组八篇文字，是姜威颇费心力

之作，其学力可见一斑；第五，《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轩然大波，姜威于此“功不可没”。

文章搁笔，忽然不大明白：这是否能算是序？

1997年8月12日凌晨于深圳边园